



2009 作家自选集

殷红坚 著

鹤风牛韵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9作家自选集

鹤风牛韵

殷红坚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鹤风牛韵 / 殷红坚著. -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9.4
(2009 作家自选集 / 陈儒家主编)

ISBN 978-7-80240-358-1

I. 鹤… II. 殷…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4186 号

书 名: 鹤风牛韵

著 者: 殷红坚

责任编辑: 杨淑萍

策划编辑: 中山文学院编辑部

设 计: 南京远东图书中心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社 址: 北京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南京四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 1194 毫米 1/32

印 张: 6 字数: 12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总 定 价: 280.00 元(全套)



序

文/黄斌

纪福同学：

文稿并附函二月收悉，现在已是四月了。本来，人微言轻，我不堪担此作序重任。虽我们忝在师生之属，我仍然不免惴惴然，唯恐有负重托。毕业三十余年，你陆续寄我一些文章，这次又比较集中地读了，我深感欣慰。不是由于你已经取得多少成就获得多少荣誉，而是在文章里跳动着的还是一颗农家后代的心，以及对于芳香泥土质朴的依恋情结，这很可贵，特别在今天尤其难得。

于是，我想起艾青的几句话：“叫一个生活在这年代（抗日战争）的忠实的灵魂不忧郁，这有如叫一个辗转在泥色的梦里的农夫不忧郁，是一样的属于天真的一种奢望。”作为一位正直的爱国诗人，他的忠实的灵魂是永远同农民拥抱在一起的。所以，他又说：“把忧郁与悲哀，看成一种力！把弥漫在广大土地上的渴望、不平、愤懑……集合拢来，浓密如乌云，沉重地移行在地面上……伫望而却步暴风雨来卷带了这一切，扫荡这古老的世界吧！”

诚然，永远“辗转在泥色的梦里”的农民，他们不能不忧郁地生活，忧郁地面对世界。但是，他们同时又满怀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期望，顽强地以艰苦卓越的劳动创造了灿烂的古老文明，铸造出无比坚韧的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民族性格。正如臧克家的一首《三代》对于祖祖辈辈脸向黄土背向天的农民的描绘：“爷爷在土里埋葬，父亲在土里流汗，儿子在土地里洗澡”，古老的黄土文明造就了他们的性格。因此，艾青把“忧郁”看成一种“力”。我以为，正是这种“力”成为支撑民族的脊梁。鲁迅曾经满腔热情地赞



美歌颂的历史上的“民族的脊梁”，我想，其中更多的就应该是最普通的最平凡的中国人中最大多数的农民。何况，当今中国十几亿农民仍然是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在中国，农民，乃至现在所谓的“三农”理应成为中国永恒的主题。所以，你这部编辑成书的上述主题的文章我更喜欢。比如，有关故乡农民的几篇：《女人号子》情有独钟，有着更深的寄托。那颇有点“花非花雾非雾”似的意象，折射出蕴含了一种朦胧美的特有心象，有如传统国画中那种“不似之似”的境界，也让我联想到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中“那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虽然作者的心境心态并不一致。《大水牛小水牛》（中间有一处笔误，我记得那是一位物理系而不是外语系的女生），我读来感到亲切是由于其中有关文革的一段我虽不像你似的是亲历者却也并非旁观者，至少是一个近距离的目击者。文章里情趣盎然的气氛以及活泼而不乏幽默又有点感伤的文笔我很欣赏；中间穿插的一段饥饿年代的真实描写，而且从人的世界延伸而至于影响到牛的命运，虽然不像贾平凹《故都》中的那条牛那样被赋予了太多太重的文化承载而且又经他老兄作“诠释”，理性层面的内涵半隐半露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审美层面的具象更加令人感动，只要经历过那一段生活的人都还会引起并不遥远的惨痛记忆。也许，过于厚重的历史沉积使这篇短文像李清照词所说的“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而难以承受，但因为它真实而毫无虚夸真切而毫无雕饰所以感人，以此参赛而得到林斤澜、李国文等几位都是过来人因而会有感同身受的切肤之痛的评委肯定，这也就很正常了。《叠影》的故事，普通得即使在今天大概也还会发生并将继续发生在千百个农民的家庭，那种苦涩的甜蜜与甜蜜的苦涩、喜悦的忧伤与忧伤的喜悦，同汗水与泪水溶化在一起。两千多年前孔老夫子“有教无类”的主张，怎么在我们这个泱泱大国实践起来就这么难！还有，你爱之弥深的那三棵白果树，其中蕴含了特有的乡土情怀，白果树的根系既已深深地同那一片土地紧紧地拥抱着在一起，它的血脉也该早已同那片土地永久



地共律动同呼吸了。

你大学毕业时的分配,自然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所谓“时代的烙印”。值得庆幸的是作为农民的儿子们的先天基因使你从长江岸边“移植”到苏北盐碱滩地之后,不仅迅速适应而且像是找到了另一个生命源泉,从大沂河大潮河灌河……中吸取同样营养丰富的乳汁,对“第二故乡”倾注了自己另一份深爱,滋养了与对故乡同样深厚的情愫,满怀深情地为灌南放歌,热情赞美扫除了昔日贫穷的黄海岸边一座崭新城市的崛起与飞翔……

现在有人直接以风花雪月作命题文章,当然未为不可。但即使是小小的散文,因为是“文”,总还是要“载道”为好。所以,你的这些文章就其价值、意义而言,比起那些纯之又纯的“小品”,应该受到更广泛的欢迎。总之,如果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与美学》有关定义衡量,大作当属于那种描写了能令人忆起生活的美文。所描写的内容不仅熟悉而且会感到亲切,虽然颇有机趣却又朴素无华。我读时从文中那些带有苦涩的幽默引起的回忆如在眼前。

纪福同学,一九六四年夏末秋初我们在南师结识,倏忽已三十余载。所谓光阴荏苒,何其速也。你在苏北偏僻的海滨,默默耕耘,收获甚丰,始终踏实努力,堪称告慰平生。曹丕有“文章乃维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一说,虽不能以此苛求你,但你用生命写作,以写作体现生命,尽力为之,亦可无愧于同学侪辈矣!至今我还记得一个冬日星期天的早晨,你到“七百号”南端我那间宿舍,拿着一本毛选提问、探讨的情景。读着你的作品,我感到你还像当年在南师一样,颇为敏感,思维的触角总还指向新事物,难能可贵。我谨致忠心祝贺。

黄熾 二〇〇九年四月于扬州梅岭

(黄熾,曾任教于南京师范学院新闻专业,时任班主任,现已离休。)



目 录

序	黄斌(1)
---------	-------

鹤声长鸣

灌河潮	2
小火轮	5
何处大食堂	7
海西赋	9
“和”与酒	11
垒窝小记	14
好大一场雪	17
送上一片绿叶	19
草 魂	21
云 雀	23
感悟风筝(外一章)	25
风雨庐山	29
太平绿	32
花果山赋	34
鹤声长鸣	36



灌河礼赞

灌河礼赞	39
“和”风何来	41
轰动布鲁塞尔的“东方神药”	43
白 云	45
虹	48
他们创业在窄巷	50
泥腿子卖专利	53
勤劳人家生活富	55
花 碑	57
麦糊糊·大水牛·驮新娘	59
一次难忘的采访	61
常州路	65
打雷打雷	68
感受傩戏	69
篝 火	71

女人号子

牛角传奇	74
女人号子	79
白果树	82
紫铜盆	85
苍龙显灵	87
裸卵叮当	89



到上海过年	91
叠 影	93
玛克的风景	95
七分田的牵挂	100
二伯伯	105
那路·那街·那人	107
江心洲写诗	110
师 道	112
母校的“奔牛”贺年卡	115
班 风	118
土木淹城	120
羞涩的油篓	122

春牛放言

春牛放言	125
正反求真	127
换个角度便是机遇	129
拉呱左撇子	131
退却亦壮美	134
石头·葡萄·参照系	136
四海为家共饮和	138
“和”文化的哲学解读	140
寻访绿安洲	142
福 嘴	144



美的创造

生 活	149
本 色	152
美的创造	155
南枝秀新梅	157
民歌的魅力	159
王少舫谈戏	161
鲜活的个性	163
我是一个中国人	165
天地有正气 自然出佳作	肖德基 169
跋	173



鹤
声
长
鸣



灌河潮

一个水淋淋的太阳被大潮涌起，升腾在灌河口的晨空。多么光辉灿烂呀，灌河潮！潮起云飞，潮满天广。潮是灌河的雄姿，潮是灌河的魂魄，潮更是灌河的号角！



舞滔 右1为作者

潮汐是一种自然现象，“岂其乾坤果呼吸，乃与晦朔为盈消”。古人早有认识。只是由于灌河的特殊地理位置，加之洪泽湖水与海水在这里相汇相融，就形成其独特的形质。春生雾潮，夏起涌潮，秋来满潮，冬有响潮，一年四季，平、急、满、缓，苦、咸、甜、涩，其声色滋味，呈现出鲜活的个性与魅力，令人流连忘返，浮想联翩。怪不得当地老百姓要把灌河称作大潮河呢！

春天，灌河常常是潮赶着雾，雾追着潮，虽然看不见潮影，也听不到潮声，但却可以用脑去想，用心去感受。雾潮变成心潮，佛家的宁静悠远油然而生。然而，那看不见的诱惑、缥缈中的欲望，却像一盏灯，给人壮了胆，开了路。这不，雾潮出行，除了需要足够的经验与灵性，更可贵的是那勇气和追求。因为，不管有雾没雾，潮它总是要涨的。而赶潮的人，则不管有险无险硬是不会错过那涨潮的时机。你听，河面上传来船篙敲击的回响，就是赶早潮的渔



民雾中捕鳗的厮杀,偶然的呼叫开骂,更是收获的兴奋。鳗鱼苗,素有“软黄金”之称,一个早潮就致富的大有人在。此情此景,比那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潮市”显得含蓄而神秘,但“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假若“瞿塘贾妇”在今天,恐怕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冬日,大潮涌起,如闪电、似雷击,嘎啦啦从海口过来,灌河冰封的河面裂成一片片、一块块,逐波随流,撞击堆叠,辉映在蓝天红日下,像一朵朵晶莹的白玉兰,更像一颗颗闪光的蓝宝石。船行其间,破凌而前,轰然似天籁之声,灌河也就有了“响水”一说。有人出“响水口桥口水响”上联,做起了对下联的游戏。这虽然有趣,但把“水响”局限在“桥口”,到底不如铿锵有声的响潮那样气势恢宏。清代武进诗人黄景仁曾用“砰岩槌岳万穴号”来形容钱江潮,其实这用于灌河潮倒是更为自然贴切,精彩壮美!

秋来,有着“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胸怀的苏轼,向往的竟也是秋潮的“清风徐来,水波不兴”,说与客泛舟游赤壁,大有“羽化而登仙”之感。就是金戈铁马的辛弃疾,也同样喜欢秋潮,以至发出“鲈鱼堪脍,季鹰归未”的追问。巧的是,我也是“江南游子”,可并没有辞官归去,却在灌河吃到了鲈鱼。不但肥美鲜嫩,而且兼具江海特质,可谓上上佳品。灌河因为秋潮变得有情有义,生活也显得有滋有味。尤其当它迎着雨后夕阳汨汨涨潮时,不见了往日奔腾不羁的野性,只有缕缕白云轻拂那丰满的胸脯,任水鸟絮语低吟,由芦苇摇曳伴舞,像一位矜持娴静的少妇,不知向谁诉说心中的惆怅。是了,潮满鱼肥的时节,怕是舍不得那临河而立的点点鱼罾的飘逝和留恋那跳舶穿梭、渔歌唱晚的动人情景?!

夏初,俗称“虎头潮”的灌河涌浪,“坝滚淮流声似雷,波翻浪涌雪成堆”,会使你感到她与“一折平淡百丈飞,浩浩长空舞晴雪”的钱江潮没有什么两样。所不同的是,灌河潮却有大鱼拜龙王的戏剧性一幕。每当春夏之交,南海虎鲸,也叫逆戟鲸,成群结队洄游索饵到灌河口,竟然一字长蛇阵顺着潮水嬉入灌河。那数十上



百条大鱼迎着太阳,喷涛吐珠,彩虹飞天,引得两岸百姓潮水般涌来观看。一刹那,两岸欢声雷动,鼓乐齐鸣。只见人流追鱼流,鱼流逐潮流,人、鱼、潮,三流齐注,潮潮辉映,真乃天工神笔,天下奇观。

灌河潮,千变万化、千姿百态,真是缥缈莫测,神奇壮美。“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这是潮的情景;“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这是潮的情境;“晚泊孤舟古祠下,满川风雨看潮生”,这是潮的情蕴;“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这是潮的情态;“千里江陵一日还”、“不尽长江滚滚来”,则是潮的情由情势情状。真可谓一潮涌来诗万篇,千古绝唱敬潮神。

不过,观潮赞潮,固然乐在其中,美在其中,但弄潮领潮,更是志趣高远,神韵飞扬。虽然,潮随天变,它借助于风云雷电、冰雪雨雾,常常给人类造成灾难。但人随潮动,也可使之演绎出诸多叱咤风云、感天动地的活剧来。从三国时的草船借箭、火烧赤壁到当代百万雄师过大江,潮起潮落,唱响多少英雄壮歌;从湘妃哭寻洞庭到孙尚香甘露寺追刘备及至杜十娘怒沉八宝箱,潮泪潮魂,又倾吐了何等真情挚爱?潮,它的力量,可以埋葬一个旧朝代,也能催生一个新社会;潮,它的智慧,可以挥洒曲折的历史,也可昭示光辉的未来;潮,它的情怀,可以泯灭血海深仇,也能滋生万般恩爱。潮,改变着一切,创造着一切。

是啊,潮具活力,潮有方向,潮是机遇。成功往往属于那些勇立潮头的人。来吧,一切有抱负有情义的弄潮儿,灌河弄潮去呵!

(载《中国当代散文大观·第四卷》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



小火轮

大潮河上的“807”小火轮不知什么时候就有了。只记得我头一次乘坐它是在1968年冬天。那时大学刚毕业,分配到灌南县田楼公社合兴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时下起大雪,大河冰封。小火轮那犁头似的铁壳竟然嘎啦啦劈开冰层,缓缓而前。

小火轮那橘黄色的船身,乳白色的桅杆,鲜红的五星红旗,远远看去,就像游弋在河面上的丹顶鹤。春潮满滩,两岸青青,美丽的小火轮成了两岸老百姓充满欢乐和希望的信使。每当小火轮拉响长笛,带着水花,兜着圈儿靠上一个个码头时,年轻人尤其是“老九”们,人人翘首注目从甲板上甩上岸的邮袋。因为,那里面有着远方的来信、亲人的包裹,还有不多的报纸。那可是偏僻的海滨与外界交往的唯一通道了。所以,在公社劳动锻炼的大学生谁也忘不了“807”。

小火轮虽然远没有泰坦尼克号那样庞大和豪华,但也热闹有趣。无论是县里的领导、机关的干部,还是乡村的群众、外地的客人,只要登上甲板,那操无锡口音的小老头就像现在的迎宾小姐那样,说着笑话,打着竹板,把你迎进舱,安排你坐下。喜欢打牌的下棋的他拿来棋盘扑克,还有小人书,实在没玩的,他就唱曲说书,直逗得你在不知不觉中嫌船开得太快了。每当饭时,也不会饿了你。那一毛五分的肉丝面会送到你面前。自己带饼的,还有开水供应。对于农村老百姓来说,“807”真是太舒适太方便了呵!

潮河两岸几十个码头边的小集镇成了农副产品和日用百货的交换场所,主要依仗的就是小火轮。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在小



火轮上遇到五队公社小港大队的社员眉飞色舞地谈起一朱姓船工如何种好自留地增加收入的故事,便跟踪去了解,写了一篇稿子。不久,三中全会公报发表了。我那篇勤劳人家生活富的稿子在《光明日报》经济学版上发表了。接着,香港一家报纸也转载了。

不知何时,“807”不见了。也许大潮河上造起了闸,也许两岸乡乡村村有了公路,火车的隆隆声也听得见了……然而,小火轮的身姿却永远不会忘,它可是一个时代的身影啊!

(载《扬子晚报》1998年7月7日副刊)



何处大食堂

每次傍晚去红星幼儿园接小孙子，都会情不自禁地向新楼旁那暂存的几间平房看上几眼。因为正是在这儿，唱响了我青春的圆舞曲。

回想 1968 年冬，我们几十个刚分配到灌南来的大学生，到南家院人委大食堂买饭菜票吃山芋干粥的场面，仿佛就在眼前。大家初来乍到，相互间还不怎么熟悉，往往以届别、学校或地域乡情围桌而食。可没有多少时间，他与她，便在大食堂眉目传情起来。先是相互间悄悄递送饭菜票，慢慢两个人的碗筷就放在一起，大食堂的情缘便有了第一幕，尔后便渐渐淡出了大食堂。不过，像我们这些家在农村或外地的，仍苦苦坚守大食堂，因而就多了一层情感和依赖。有时早了迟了，大食堂的师傅会设法给你做上热腾腾香喷喷的可口饭菜，倘若病了，还有“小灶”，给人以家的温暖。特别是爱说爱笑幽默风趣的贾师傅，一到礼拜六中午，他打完饭，点上纸烟，就趴在窗口，吞云吐雾：嘿嘿，各位干部，多吃点，今晚各家媳妇等着……说着，他眯起眼做了个亲嘴的鬼脸，惹得桌上的女同胞嘴里的饭菜都喷了出来。

在大食堂吃饭，百十号人聚在一起，不但热闹有趣，而且消息多多，故事不少。那时我搞报道，许多线索就是从饭桌上来的。一次中饭时，农水组的老居介绍了田楼震东大队兽医杨廷根的情况，我去那里花了 2 个多月时间采写了长篇通讯，报纸登，电台广，全地区学习，很是走红了一阵。大食堂还是发现人才的地方。如今一些在市里省里当官的，当初正是从大食堂的饭桌边起步